

女友三人 50、60、70后相约下午茶。50、60后在电梯口相遇，这个小惊喜让二人心情大好，手挽手一路走进咖啡厅。女人见面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正说得兴起，60后瞄一眼手机，离约定的时间过去了10分钟，便嗔道：“这个老迟到，打个电话问她到哪儿了？”50后宽宏大量：“没准单位有事，不急，再等等。”于是继续二人的话题。

儿我要早走一步，她妈今天生日，我要去给她选件礼物，老太太就相信妇女用品商店里的东西。”

50、60只有点头的份儿。喝下午茶随时可约，婆媳关系怎么样，越想越委屈：她觉得人到中年是个坎：体力精力不如从前，却无人体谅你年龄渐长少分配点工作、少做点家务。相反，偶尔与朋友聚了次餐，看了场电影，便心生内疚，似乎因此怠慢了家人……

### 咖啡不苦还算咖啡吗？

章慧敏

又过去了十来分钟，70后肩挎职场女性标志性的包包大步流星地小跑而来，夹带的那阵风将喷洒在身的香水味飘散开来。50后问：“什么牌子的？好闻。”70后没回答，面对比她年长20岁的大姐姐，她也许心里在想，告诉你也不会买。

70后竟那么不开心？怎么可能？她说前几天和先生激烈争吵，起因是在单位里连续做了好几天的计划书都没通过，影响心境。那晚临睡前，她轻柔细语地央求先生替她捶捶背、捏捏肩膀。先生一句话呛回来：“好了好了，你早过了撒娇的年纪了，汗毛都竖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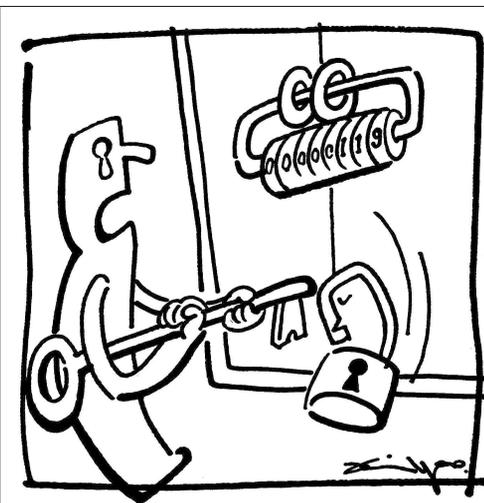
说实话，朋友们对这位70后羡慕：人长得漂亮不说，工作和家庭双稳定，属于事业独立、经济独立、生活独立、精神独立的女性。这时，抿了一口卡布基诺的70后说：“一会

70后当场就生气了，

这算什么话？青春美少女可以撒娇可以任性，半老徐娘就受限制了？难道一旦承担起主妇这个角色，就理应照顾他人，连在家解压的权利都没了？70后越想越委屈：她觉得人到中年是个坎：体力精力不如从前，却无人体谅你年龄渐长少分配点工作、少做点家务。相反，偶尔与朋友聚了次餐，看了场电影，便心生内疚，似乎因此怠慢了家人……

70后的委屈当然是她们这代女性普遍的困惑：心里明明装的只有家人，没有自我，怎么家人不领情还无情呢？想当年，70后的兴趣爱好有一大串，画动漫、弹钢琴、剪纸、做盘扣，如今谁再提起她就跟谁急，这不是焦虑又是什么？如今看来她的这些兴趣或许要到退休后才有可能完成。

那晚，她鼻涕眼泪地对先生哭诉着自己的压力，希望对方产生负疚感。先生似乎没被触动，怒道：“你有压力不假，但你从没过问我有没有压力？你只知道要我戒酒，戒不掉就指责，我当然明白这是为



智慧快餐 郑辛遥 世事瞬变，当你刚配好钥匙，锁已调换。

我身体着想，可你想过吗，我喝酒也是为了减压。”

“你有压力可以和我说说，你在为喝酒找借口。”70后不依不饶。

“就你这种理解，我知道说了也白说。这么多年，我对我的‘鞭策’够了吧，要我换工作就换工作，要我考研就考研，这个家永远顺着你的指挥棒，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50、60后还在替他

们夫妻关系担心，但70后说她当晚就和先生和解了，因为他一句“咖啡不苦还算咖啡吗”打动了她。过日子就像喝咖啡，有苦，更多的是回味。

70后说声“拜拜”又是一溜小跑离开了。留下50、60后在那里品味。其实，不管哪个年龄层的日常都夹杂着五味，但咖啡不苦还算咖啡吗？那是一辈子的回味。

### 七夕会

乐器中，我偏爱大提琴。我曾经问过一些喜欢大提琴的朋友：为什么喜欢大提琴？回答往往是：“好听”“旋律优美”。再问下去：为什么好听、优美？就靠上来了。

我想很多人之所以喜欢大提琴，只不过把它当作生活的点缀。但大提琴，对我来说的特别之处是：它像一纸砂皮，把人的心和神经，放在上面，磨来，磨去，磨去，又磨来……

落寞、无奈、怅然、叹息，这些自有其他乐器也能奏出。但，痛彻心扉的绝望、深灰黑色的孤独、沉入谷底的无望，似乎只有大提琴，才能为之。

大提琴，是人生的留白处。热闹、成功、繁华之时，不必去找他。他自在灯火阑珊处。

二十世纪大提琴大师辈出，或以沉郁胜之，或以唯美胜之。能达到二者其中之一，如过江之鲫。但真正做到两者兼而有之的，少之又少。兼而有之，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大师。卡萨尔斯、沙夫兰、杜普蕾、老罗、纳瓦拉诸位大师皆是如此。如果说，大提琴是一块砂皮，那卡萨尔斯、杜普蕾、纳瓦拉，斯塔克是粗砂皮。傅尼埃、托特里埃、马友友是细砂皮。沙夫兰、罗斯特洛波维奇、詹德隆、比尔斯玛、卡萨多则介于两者之间。

什么是好的大提琴演奏？我以为是，要沉郁和唯美两者齐美。沉郁处，要能真正沉到生活的最低处，触摸到人生最深处的痛苦，那种在瓦砾里翻滚挣扎的感觉；唯美处，就是在漫天的瓦砾尘土中还能开出一朵绝美的花来……在所有乐器里，大提琴可能是最能撕下生活假面具的，它把赤裸裸的生活真相揭示给我们看。让我们暂时抽离于这个五光十色的虚幻表象，思考生命的本质。从这一点上来讲，很像一句古时的经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我曾经说过，听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是让我们从俗世生活中惊醒数秒，抽离出来，反观我们自身到底是谁？

有朋友说：我觉得大提琴的声音是深蓝色的。比如傅尼埃的大提琴是深蓝色的。但沙夫兰的大提琴是深褐色的。杜普蕾的大提琴是赭红的。卡萨尔斯的大提琴则是灰黑色的。

真正听得出大提琴的弦外之音的，大概是要上了点岁数的。我的一位大学老师，也是资深古典音乐发烧友。前几天和他闲聊，他说，有人请他去听一位中学生的钢琴演奏会。他问：什么曲目？答：巴赫《无伴奏大提琴》。他说他心里嘀咕，小朋友技术上可能基本掌握了，但这么小，怎么理解得了巴赫？他说他年轻时听大提琴大师卡萨尔斯的这个曲子，怎么也听不进去，马上束之高阁。人过中年之后，偶然翻出来再听，阅历丰富了，那些细腻的细节，丰富的层次，都听出了味道。

相似的经历，我也有。大学时代，我也听不进卡萨尔斯，觉得像在锯木头，且是一把老旧不堪、锈迹斑斑的钝锯子，赶紧关上。我觉得，人到四十是一大关口，很多东西，过了四十，好像就听懂了，看懂了。现在再听，就像一杯苦涩至极的咖啡，慢慢品，便品出了点味道。它就像人生，需要我们慢慢来品。

### 雅玩

古今中外，人们不仅研究自己的语言，也关心同住一个星球的动物的语言。人们研究得较多的是昆虫的语言：由昆虫特殊发声器官产生的鸣声。《尔雅》有云：“苍蝇声雄牡，青蝇声青雌，其声皆在翼。”《草木疏》中曰：“蝗类青色，长角长股，股鸣者也。”把蟋蟀的鸣声也研究得相当透彻：“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从仲夏到深秋，闭着眼都能找到蟋蟀，中国古代的昆虫学家不容小觑，他们把昆虫的鸣声分为振动发声和摩擦发声。

古代诗人中也有不少同时也是昆虫学家，他们常以蝉为题，抒发情思，颂蝉歌成了诗人咏叹身世的文学样式：“此意于今觉更深，静倚南风吹蝉噪。”但古人终究无法突破表面现象的描述，高唱“知了”和“炎始他”却不知蝉鸣都是成年雄蝉发出的求偶声，雌蝉不会发声。

昆虫和其他动物一样，鸣声是互相沟通的语言，当然，世上动物千万种，通讯方式不一定是发声，它们也会将其他手段作为主要或辅助通讯方式。比如说狗和猫，除了叫

声，还会搭配上耳朵和尾巴的动作。蜜蜂会互相演示舞蹈，用来向对方表示，哪里有丰富的食物源。大象和鲸类则通过发出的声波与同类沟通，电鳗依靠身上发出的电信号向同伴表达意思。总之，不同种类的动物利用不同的方式“说话”，这一点，人类早就达成共识。还有，无论一种动物采用了哪种语言方式和表达手段，同类或同一属的碰到一起，基本上能用它们使用的共同语言互通和理解。

然而，人类渐渐发现，有些种类的动物中确实存在“方言”；如斑胸草雀，不同地区的群体或种类，啼鸣的旋律和节奏都会不同。海豚和抹香鲸也会用“家乡话”交流。加拿大东南部港口城市哈利法克斯的海洋生物学家曾对生活在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抹香鲸研究了18年，得出结论：加拉帕戈斯附近的抹香鲸通过在种族中学会的倒吸气技能发出高音，是为了和其他种类的鲸划清界线。

此后又有人提出：来自地中海的海豚能否与生

活在加勒比海的海豚沟通？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科学家们同样作了长时间研究，不过这次仍让鲸唱主角，讲了个动物界有名的《逆戟鲸的故事》。这头逆戟鲸生活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水族馆，自从它和一头来自加勒比海的雌性逆戟鲸建立了关系，它渐渐懂了雌性所用方言，也会运用这一方言。于是雄性常脱离群体，和雌性单独在一起。后来雌性死了，雄性回到了原先的语言群体。再后来饲养员又在水族馆里放养了两头来自远方的陌生逆戟鲸，这头雄鲸很快适应了新伙伴的方言，且不时流露出以前借用过的“话话”……故事没有讲完，等待科学家的继续挖掘吧。

下班途中，又遇见他在路边摆摊，还是卖西红柿，自己种、自然熟的那种，掰开，和外观一样纯天然红色的瓤，咬一口，汁多味美，自然的甘甜，口感不软不硬恰到好处，不由惊喜，好多年没有尝到记忆中那种西红柿的味道了。

见我在摊前停住了车，他说：“就这些了，你都要的话就算1元1斤。熟裂口的那些，可以放进冰箱。”我爽快地答应了，这样他也可以早点回家。付完钱，拎起袋子放进车篮，正欲骑车，一眼瞥见他拿起地上那个掰开来供新主顾

品尝剩下的半个西红柿，走出十多米远，放入了垃圾箱，这样，他离开后，摆摊的地方干干净净。

我不由心里一动，对这个装扮土气、品性淳厚的农民兄弟肃然起敬。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他的自觉让我心生感动。关于什么是文化，我很欣赏作家梁晓声的四句概括：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与知识、技能、文凭、才华、身份都无关系。

2008年，我考入复旦附中，当时在理科班就读，班主任是数学老师肖恩利。肖老师用他的学识感染了我，让我喜欢上数学，最终数学也成为了我的爱好与事业。去年9月，我从复旦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回到母校当了一名数学老师。

记得那时的笃志楼是一栋矮破的三层小楼，我们一待便是两年有余；如今在新楼里办公，每每想起老笃志楼都有些伤感，伤感自己的少年时光一去不返。还记得当年想一个问题一想

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草稿纸不够，我们会用铅笔在课桌上演算，由于课桌搬不走，就一直算到晚自习结束。一次我在课桌上演算一个问题，从早算到晚，经历了七八个小时的苦思冥想才解决。这也是我在附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也许正是那次经历，让我确定了数学是我的终身方向。回母校教书，又遇到肖恩利老师，好像往事重现，模糊的记忆又变得清

晰。我回到了我数学生命的起点，这个启蒙我的地方。

在附中上学时我还遇到了挚友，我的同桌叫赵易非，那时我们没完没了地讨论数学，易非现在还在哈佛攻读数学博士，虽远隔重洋，但我们还是像当年一样讨论问题。我们一同回忆从前肖老师的竞赛课，以及肖老师请龚政老师教我们数学分析、很抽象的抽象代数。那年也是龚老师教书的第一年，和如

今的我一样，也是附中的校友。附中的数学组还有好多校友，一代代人好不热闹。邓建春老师教了我们两年政治，曾当过我一年的班主任，邓老师常在午休时组织学生分享知识，我有幸讲过几次数学。印象里邓老师在班里为我庆祝过两次生日……如今回到附中，还能和老师聊当年的八卦。

记忆一阵阵涌来，又想起了好多趣事，不过对于旁人来说都只属稀松平常，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和母校的故事。而这些回忆，只有我自己视为珍宝。

回到母校当老师 陈博文

电视里有一档专栏节目，主持人与小朋友对话，往往妙趣横生。可有一次，问一个小朋友表演什么节目时，他说：“我背一首唐诗，唐伯虎的《鸡》。”于是，流畅地背诵起来，赢得了掌声。但是，唐诗是唐朝人写的诗，而唐伯虎，名唐寅，自号“六如居士”，是明代中期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祜卿齐名的“吴中四才子”之一，能诗还善画。他虽姓唐，但不可能写唐诗。这当然不能怪刚上小学的小朋友，然而，作为主持人却是应当给予及时点出的。当然，中国的旧体诗太复杂，从乐府、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宋、元、明、清，不论是宋词还是元曲，其实都是诗。尤其是唐代、诗坛改革，把之前的诗统称为古体诗，而把新创制的格律严谨的“律诗”（八句）和“绝句”（四句）统称为新体诗（近体诗、今体诗），而这个“新”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因此，我建议，写非白话体的诗，与其称“古体诗”（“古诗”）不如称“旧体诗”（“四诗”）为好，以免混淆。至于填词，也不要写“宋词”，你毕竟不是宋代人。有关旧体诗词的这些常识，老师应根据学生的年龄和程度细细讲来，不要匆匆带过乃至以讹传讹，从小弄糊涂了，大了就难改了。

说到写诗填词，毛主席当然是大家。因此，人们往往会脱口而出“毛泽东诗词”怎么怎么，这倘如指毛主席的诗作总体或相当数量的作品，因既有诗又有词，无可厚非；但是，有一次文艺演出时，报幕人报：“下一个节目，毛泽东诗词，《采桑子·重阳》”，这就不对了，明明是一首“词”，怎么又能带上“诗”呢？

说到重阳，近日在不少场合都提到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次收看电视，一位同志正讲到此诗，几次讲到王维这个“山东人”怎么怎么，这又是一个明显错误。王维家居蒲州，即今天的山西永济，写这首诗时他在京城长安，同家乡山西中间隔着华山，所以题称“忆山东兄弟”，即华山以东的兄弟，而不是作为省份的“山东”。山西和山东是以太行山为界的。中国疆域广阔，千百年地名与辖治又在不断变化，阅读古诗文时一定要小心，不要在史地知识方面出差错。

有时，差错甚至来自标点符号。大家都知道，古时候诗文都是不加标点符号的，孟郊的《游子吟》最后两句原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现在很多版本标点为“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其实，它的原意应该是：谁说的“小草似的（儿女）心能报答春天阳光般的（母）爱？”“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诗人不同意，反问“谁言”（“是谁说的？”）在他看来，小草般的（儿女）心意，是永远报答不了春日阳光般厚重的母爱的。如果照意思讲，“谁言”后应有个逗号，发出问句。但这毕竟是五言诗啊，一句之中怎么断呢？只好在“寸草心”后断下，但并未完句。因此，有人单独说“谁言寸草心”是不通的，只有两句连起来，才把这反问完成。至于句末，应该是以问号为佳，要比打句号妥当。可见，哪怕是标点符号以及朗读时的停顿（“谁言”后一定要停得比“寸草心”后长）与语调语气都是需要推敲的。至于有人草草一看，把它当成“五律”也是不对的，它一共才六句，即使有对仗也不行，它其实属于“古体诗”。

读旧体诗词，味道浓的地方多啦。

夜光杯 肃然起敬 李佳慕

回到母校当老师 陈博文

### 唐伯虎和唐诗

过传忠



边看边聊

